

阿乙

早上九点
叫醒我

早上九点叫醒我
阿乙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早上九点叫醒我 / 阿乙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447-6983-9

I. ①早… II. ①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73067 号

早上九点叫醒我 阿 乙 / 著

责任编辑 赵 奕
装帧设计 蔡南昇
封面插画 陈青琳
校 对 张 萍
责任印制 颜 亮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25-86633278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恒美印务 (广州) 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0.5
插 页 4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983-9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质量热线: 025-83658316

牛奶洒掉了，

哭也没有用。

目 录

一	1
二	6
三	16
四	33
五	50
六	60
七	74
八	88
九	105
十	106

十一	119
十二	125
十三	127
十四	130
十五	137
十六	144
十七	151
十八	160
十九	171
二十	178

二十一 187

二十二 190

二十三 196

二十四 198

二十五 209

二十六 225

二十七 229

二十八 230

二十九 245

三十 253

三十一 260

三十二 268

三十三 278

三十四 292

三十五 301

三十六 302

三十七 314

三十八 317

金艳正在度过她人生最难度过的时刻（每个人都有一些艰难的时刻需要度过。面对这恐惧、孤独、难熬，似乎只有自尽才能解脱的时刻，我们屡次祷告于伟大的时间，求它加速推进自己的齿轮，好将我们带离现在。有时候，就在这现在，我们设想自己身处未来，正神情轻松甚至是带有一丝取笑意味地回忆这早已远逝的今天：当时我还差点尿了裤裆差点一头撞死在墙上呢）。她不时望向深邃的蓝天，为它完全的镇定与置身事外而震惊。地上满是残酒那溺水般的臭味，这让人反胃的味道让她想起昨夜整个村庄在饮食方面的狂欢。

“他没死，”现在，只要是碰见个她认为是善良人的人，她就凑上前，为自己辩解，“就在不多久前，他人还好好好的，倚在门边，叫我去弄杯水，他不可能死的。”而他们尽量地避开她。死者宏阳这会儿在小殓中。宏阳唯一的姐姐木香，嘴咬毛巾，双手端一盆水，喘着气，不时进出。在先考与先妣出殡时，木香呼天抢地，泪如珠掉，几次昏厥过去，如今弟弟暴卒，她

一言不发。她将在余生独自面对死神猥琐的扰袭。她不寻求任何安慰，也无意安慰任何人，只有当别人凑来，她才施舍性地抚摸一下别人的手。从出聘几十年的月华赶回娘家艾湾，她只花了煮一顿饭的时间。宏阳的前妻（或曰原配）水枝，十年来一直独居于村外阮家堰，看守着自己的宅基地与稻田，一个人烧火做饭，过生活，只在偶尔的黑夜来到艾湾小超市。因为活着需要盐、火柴与肥皂。宏阳死时，她莫名心悸，像有只兔子在胸腔内狂跳，一会儿兔子没了，心里又空荡得慌。因为这一阵心悸，她闭门，什么也不干，就是躺在床上顾影自怜地哭。直到木香过来，敲打窗户，庄重地唤她**老弟媳妇**，她才起了床。在木香忧郁的眼神里隐含着噩耗。死讯让水枝惊愕不已。随后，她甩开木香，朝她离开后重建的宏阳宅第赶去。因为对环境极不熟悉，在跨越门槛时她不慎绊倒，没扎紧的头巾飘落，露出一头老年人才有的铁灰色头发，令人啧啧生叹（后来她对着这石做的门槛叮叮当当连斫三刀，原因是她意识到大家放跑了那个叫金艳的瘪比别人香的小姐）。在沉默的尸体面前，她高声哭喊，显然是在宣示睽违已久的主权。喊够了，并且适应了寡妇——而不再是那个由法律判定的与丈夫离异的自由人——这一身份时，她推上门，和大姑子木香一起擦洗亡人的身体，从头发、嘴角一直擦到阴囊、包皮、屁眼与脚趾缝儿，擦得专业、认真而粗暴，像在擦洗一扇门板。她试图给他穿上寿衣，发现他总有电线杆那么粗的手臂已完全失去力量，就那样随便耷拉着，任人摆布。脑袋呢，跟随着地球引力栽来栽去。“有种你

就坐起来，”她低声喊着，“你逞能逞几十年现在倒是给我坐起来呀。”

“他只是睡过去不可能死的。”籍贯湖北的金艳此时还在宣扬这一鬼都不信的结论。昨晚，宏阳是趴在她背上回家的。为了应付这一庞然大物，她使出吃奶的力气，两腿不停打软。“快压死我了你这死猪快压死我了，你怎么不喝死自己呢。”她不停咒骂着。而就在今晨，她慌乱地跑出家门，对着自己碰见的第一个人说：“你去看看呢，看看他到底是怎么了。”随后人们排着队围拢到尸体旁。金艳摇晃着躺在沙发床上的宏阳，像电视剧里的女人那样撕心裂肺地喊：“老公你不会死，你不会死，我老公不会死的。”而他早就不声不响。有人严刻地看了她一眼，因此她再也不敢叫宏阳为老公。她相信稍后会有场审判专门针对自己——

他们会问：

你都给他喂了什么；

好好的怎么会死，你说清楚；

你是不是下毒了。

至少也是：

你这虚荣心重的女人就知道玩就知道打扮，你怎么连一个人都照顾不了哇；

你有给他盖过一床毯子吗；

请问。

“你们找医生再看看他呀。”她说。他们非常烦躁（“都这时候了还娇滴滴地用假声。”有人说），将她硬生生地推向一边。“宏阳只是醉坏了。”她强调道。宏阳的堂弟之一宏彬吼道：“你先给我出去。”她奉命出来时，感到一阵轻松，甚至还为此破涕为笑，但紧接着恐惧便重新攫紧她。她怀疑将她驱逐出来并且剥夺她遗属的身份，是要将她定性为元凶。

她一直不知道自己有无权利走出村庄。村东有条可穿行一台轿车的水泥道，道路的尽头连接着相对宽阔的九范公路，这四里长水泥道所经过的地方叫作后背垄，一百年来荒无人烟，而即使是九范公路边上也没几座像样的村落（不像从村西出发沿途都是艾湾的亲戚）。此时鸟声啁啾，日气渐浓，山溪薄薄一层自水泥道经过的桥梁之下穿过，水下是绿草缠绕的鹅卵石。她悄悄游荡到这里。中风过的老人家宏术用左手摇晃死去的右手，左腿拖动残疾的右腿，像被拆散后随使用铰链钉起来的家具，从对面一高一低，一左一右地走来。擦肩而过时，她低声问候，他并未回应。她因此愈加慌乱。她朝前走了几步，忽然像昨晚上一样腿脚打软。就是在双膝那儿晃啊晃，不停地晃，再也挪不动步子。好不容易又能挪动了，溪边传来脚步声。她回头，看见一名提着一桶衣服的洗衣妇正朝她望过来，端详着她，似乎在研究和判断她的举动。洗衣的女人久久没有蹲下去。就一直提着红色的塑料桶那么站着。金艳只好往回走，心下屈辱极了。她安慰自己：即使能走，现在走也不合适，毕竟人家尸骨未寒。

事情最终由施仁，那宏阳的堂侄之一，结算了。“他明明死了。”在过去的岁月里一直对着她讪笑的施仁，现在狠狠抽了她一耳光，说。她的嘴角涌出带有盐的味道的鲜血，人却莫名其妙地笑起来。因此她又挨了一脚，扑倒在地。她闻到地面硬邦邦的气息，像是有扇门在撞击她的脸。“要不是看你也是阳爷的屋里人，我早打死你了。”施仁拍着手说。她如释重负，跟着默念要不是 / 看你 / 也是 / 屋里（自己）人竟然充满感激。应该说，是她硬讨到这一顿打的。只有这样被打一顿，她才能感受到一种由惩罚带来的宽宏大量，才能感觉到自己被原谅了，才能平掉心底的账，从此谁也不欠谁。

“成什么体统，死的怎么说也是你男人，你不是他女人，他也是你男人，现在，请你滚，有多远滚多远。”他宣判道。她就哭哭啼啼地滚了。

“高露洁，”施仁对着她的背影高声说，“没有高露洁就不起床。阳爷找人到我们超市一盒盒买，黑人不行草珊瑚不行两面针不行就是佳洁士也不行，非要高露洁（“全国牙防组推荐的”），没有就绝食。直到施恩骑车去范镇买回来才不闹。你多高级啊高露洁。”

人啊，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在就要离开范镇时，许佑生反复琢磨这句话。此前他都在想：非要做点什么，至少应该大声告诉别人，可是死了一个人啊。小镇没有任何骚动，人们听说死讯就像早已知道，他们没有停手头正在干的活儿，一台大卡车停下发出哧的一声闷响，早上没卖完的油条躺在油汪汪的塑料筐内，苍蝇以蚊式机的姿态不停向它俯冲过来，地球照转，一个骑在他们头上拉屎拉尿十几年的人物死掉，就像是万里之外倚在墙边的竹竿悄然滑倒，或者深海的贝壳位移一厘米，他们既不喜悦也不悲伤。这样一个东西，这话是祝老师说的。祝老师舔着指头翻一本有辞书那么厚的蓝皮面账簿。账簿里头记录着货物批进售出的数量、价格及一些人的赊账，待会儿他将补上一笔而许佑生将签字。“我宏彬舅舅会过来还的。”许佑生说。翻到誊录挽联的那几页，仿佛觉得它预示着坏运气，祝老师伸直手臂举起账簿，同时尽量让头后仰着。“没一条合适的。”他说。不过还是在裁好的绿纸上一笔一画地写：

纵有前人尝滋味

谅无后人继春秋

“这是汪精卫写给自己的挽联，千万不要说给他们听。”他交代许佑生。在将许佑生送出南纸店——它开在卫生院外，招牌的字（“寿衣花圈”）大如饮水机桶子，时常让走动的病友黯然神伤——后，他拍打许佑生的肩膀，继续说：“人啊，就是这样一个东西。”许佑生想自己一上午愤愤不平，其实是因为自己有天也会死。他不喜欢人死后只得到这样寡淡的待遇。

飞驰的电瓶车带来豪迈，小树三四米三四米地后退，水泥路不停狂奔至眼前，风灌进衬衣使之鼓胀如帆兜。许佑生对着路中间荷锄的农民大喊大叫，带着一股为死人办事的傲慢劲儿（闪开！闪开！），就像背负着一道盖有各种加急戳记的急旨。激情终止于铁岭埂的山脚。山路又急又陡，自新中国成立后一共有二十七台车栽进半山腰的水塘，其中一次的三轮车载有乘客十六名，现在电瓶车以其马力只能冲上去六七米，而上山的路有三里半长。许佑生停下抽烟。车架上的不祥之物招惹来老屋曾家的几个小孩。没有斜眼的那一个，他分辨着。他们咧着嘴好奇地看那些东西又讨好地看着他，试图通过他表情的变化确证出什么。“滚蛋吧你。”他喊道。他们一哄而散。他想：这些都是好孩子，而像宏阳那样的很小便恶狠狠地盯着你看，充满弄死你的决心。宏阳那样的人四五十年一出。

周海花坐在门口的塑料凳上搓洗衣服，墙角连接自来水的

洗衣机正瓮声瓮气地工作。之所以还要手洗是觉得机洗不干净，尽量劳动是她们存在的价值。一种自我认可的途径。她的丈夫因为度暑假的缘故，已从执教的几十里外的灤溪民办中学返回，正坐在小椅子上，跷着二郎腿，看她。这是鹤立鸡群、出类拔萃的一幢房屋，有着华贵的琉璃瓦、瓷砖、铝合金窗和卷帘门。它由宏阳出资建造，当然宏阳不会明说，周海花也不会，就是他，这法律文书和事实上的丈夫也不会（开始接受这样的事总是很难，但逐渐地他意识到自己其实无从反击或者准确地说是无从反驳。她毕竟是在给家里带来好处，而不是相反，不是吗？他这样自我安慰。虽然这样的安慰往往还会使他自己更加痛苦）。此时这做丈夫的看着妻子太阳穴边黏湿的头发，以及从额头、脖子、乳沟等处新冒出的汗珠，想法或许和许佑生一样：正是这轻微受摧残的娇弱景象——不就是出点汗吗——让宏阳的心软绵绵，空荡荡，没有归属。当宏阳搂紧她的胯部，让她哭爹喊娘地上下晃动时，她的额头将再度冒汗，而头发也将再度黏湿。这不是一般的狐狸精。她不需要涂脂抹粉，不需要搔首弄姿，同时也不需要粘在男人身上，她只需坐在路边，白得放光同时丰腴的身躯便让人浮想联翩。她坐在小凳上的屁股巨大而结实，裤料被撑得紧绷，呈现出饱满的弧线。她让人的性欲止不住就膨胀啊。有时，宏阳从艾湾出发路过这里会和她睡一觉，有时从范镇归来也会。在几十年前这个地方还是九源人出行的噩梦，它卡在咽喉要隘，对九源人盘剥、索要无度，而后来它仅只是给宏阳提供茶水的驿站，或者说是一所行宫。现

在，周海花的丈夫沉默地看着周海花，看着她一上一下地揉搓衣服，使它们发出咕咕的声响。他的眼睛在说：

你的亲爹你的野老公死啦。

死啦。

啦。啦。啦。

他死啦。

事情一定会以原谅结束。他终归是老实人，是个顶老实的老实人。他长着兜齿，下牙齿比上牙齿突出一两厘米，这使他做什么事都显得戏谑，无法保持愤怒的力度与长度。而她有着楚楚可怜的斜眼。除此之外，她还会哭。

许佑生爬上第一个坡时停下来抽烟，他看见那丈夫还在认真地盯着她，而她仍然在一上一下地揉搓，就像要誓死躲进这“咕、咕、咕、咕”的声音之盾里。许佑生将在艰难爬到山顶后又停下来，面前是一段疾驰而下的路，路底的缓冲带叫作赵坳。这个懒货将在赵坳再度停下抽一根烟。坳的东边是挖开的山面，这么多年还没长出植被，本就是层累而成的石块业已崩解，一捏就碎。西边连接一条小水泥道。它就是后背垄，尽头是艾湾，他此行的目的地。大雨过后，阳光充沛，万物清晰，树枝光秃处油脂闪亮，乌鸦砵的一声朝艾湾飞去，而金艳自艾湾那边来。三年前她来到范镇，带她来的人告诉她这里是外景地，他认识导演。当时的她看上去和演员无异：留着烫过的长发，穿红色

连衣裙，手挽粪色的LV包，手指头则夹着一根细长的外烟，每当吸一口胸部便鼓起来，随后一道青烟自猩红的唇中摇曳喷出。她倚在车门边晃荡着挂在大脚趾上的高跟凉鞋。带她来的人带来一个长鼻毛的叫何老板的男人，后者因为不知是要先看她的脸还是胸脯而慌乱起来，就像驴在两捆草间焦躁不安。阳具顶起何老板的裤子，有一枚裤扣没扣上。何老板用汗津津的手捉住她冰凉的小手。她跟随着他袅袅婷婷地走起来。他们走进范镇宾馆去谈事情。在房间里何老板脱得只剩内裤，说事情就是戳瘪。“你懂吗，用你们的话说就是打炮。”何老板说。她仰视着天花板，想象着云上五千尺，荷里活的大门在那里呀的一声关上了。何老板松弛的肚皮上还有些煤渣。她几乎出了点眼泪，然后像一个接到短信说中奖并真的去询问的人一样低头自嘲：这世上哪里有免费的午餐呀。她本来就是干卖淫这一行的。一分钟后，在她的三摇两晃之下，何老板射精收工。现在，在许佑生眼皮底下，她迈着难看的外八字步，从连接艾湾与赵坳的水泥道走过来。许佑生想象宏阳压在她的身体上时，她的下肢被迫大大地张开。她的头发粘满灰尘，嘴角之血早已凝结，一边眼眶留着瘀青。你们这些婊子养的等着，她念念有词。好似不是她在走而是仇恨的鸟在抓着她走。她的情绪多变而无法安抚。惩罚是她自找的，没有惩罚她会“愧疚一辈子”，可是惩罚一旦降临（或者说落实了）她又觉得委屈，一想起啃了一嘴土她就气得发抖。许佑生是她出村后碰见的首个熟人。她的眼泪，有如晃动后被猛然揭开瓶盖的可乐，瞬间大量释出。她扑

向他肩膀使得他无所适从。

“人死不能复生，节哀顺变。”许佑生说。

“你别说话。”她说。

刚才她望见他时，他弓着背斜坐在电瓶车上，一条腿蜷曲，另一条腿伸直，呆呆地看着她走来。他嘴内含着半支烟，积久的烟灰正微微颤抖朝下弯曲。这个人也是爱我的，她心想，一直以逃避的方式爱着我。

在她大骂艾湾的人时，他尝试拥抱她，发现她丝毫也没有抗拒，因此他抱得更紧。后来，在她的带引下，他推着电瓶车，沿着沙石小路来到坳下隐蔽的小河滩。光线像是被涂上了蜜钱。他走在滚烫的石子上，感觉不可思议。

“他们凭什么打我？”她继续说。

“谁打的你？”他吞咽着口水。

“艾施仁，还有艾宏彬。”

“好，我记得，是艾施仁和艾宏彬，他们也会去镇上的。”

“你要替我打他们。”

“我记得他们打过你，艾施仁还有艾宏彬。”

“你一定得打。”

“嗯。”

“打死他们。”

“嗯，打死他们。”

“你发誓。”

“我发誓。”